

太平角≠八大关 《观澜集》翻开“纸上博物馆”

“老青岛”王开生新书钩沉岛城旧事

先有太平角，后有八大关。“八成青岛人都把太平角和八大关做了一回事儿。”“老青岛”王开生的新作《观澜集》，从史料梳理切入人文历史，又以“亲历者说”展示世情百态，为读者讲述岛城旧事，顺手“纠正”几点大多数人的“常识错误”。于是，翻开《观澜集》，就像进入属地青岛的“纸上博物馆”，读者可以缓缓进入百余年里细细观赏，深味岛上的风物掌故。

7月7日，王开生与文坛好友做客良友书坊，举办新书分享会，读者们“风雨无阻”前来捧场，共寻属于青岛人记忆里的温度。



王开生在良友与读者交流新作。

独到视角记录“名人与青岛”

《观澜集》以文学语言来叙述青岛的风物掌故，全书分为“岛上钩沉”“艺事云烟”上下两编，从老城的历史往事，到当下的世情百态，以个体经验勾连集体记忆，形成五味杂陈的“对照记”。

故事里的事儿都是过去的事儿，《观澜集》中的文章都是新鲜的文章。“五分之四是近三年写的。”王开生说，书中收录的文章，并没有涉及之前被读者熟悉的美食散文，“我有意回避美食。”也“别有深意，把我特殊的经历给大家看看”。

著有随笔散文集《四方往事》《寻味四季》《四时五味》等的王开生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青岛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。而他的工作经历，又让他有诸多机会与名人有所交集，融入自己的兴趣热爱，他把书法圈、作家圈、音乐家圈甚至外交圈名人的青岛故事，汇集为“艺事云烟”。

《从容谈笑自生风》中记录书法家欧阳中石在青逸事，其中有欧阳中石与王开生的一对一交流，“我不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没有人知道。而且讲的都是很有意义的掌故。”王开生会在第一时间赶回办公室，把这些谈话记录下来，留存材料。至今挂在八大关小礼堂的一幅画作，牵扯出《一次难得的雅集》，1983年刘海粟夫妇在青参加的一次雅集，引发了王开生寻找画作背后故事的兴趣，他寻访多位亲历者，“抢救性发掘”重现了当年的故事。

其实在“岛上钩沉”篇章中，王开生也以

独到的视角书写了诸多“名人与青岛”。评论家赵坤为《观澜集》所作的序中，特别提到《名人与太平角》一文。“苏雪林、柳亚子、郭沫若、沈从文、老舍……新文学时期的领袖人物们，将太平角描述为地方风景的标识物，送入二十世纪汉语文化的视野之中；而王蒙、西川、欧阳江河、张清华、苏童、张炜、金宇澄、石一枫、刘汀等当代优秀的写作者们，则站在新世纪的侧畔，完成了二十世纪文化名人对于地方风景的连续性表述，勾勒出一幅世纪文化意象版图中的太平角，突出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文主义立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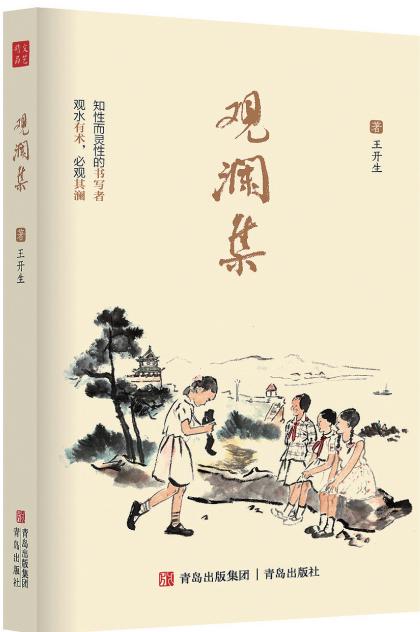
“青岛土著”自成一派写青岛

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记忆，这记忆由一代代人的命运轨迹和烟火日常交融而成。地域书写的线索，往往从记忆的深水中打捞和厘清，而最后织就的图景，则是从未远去的乡愁。《观澜集》的另一种打开方式，是王开生作为“青岛土著”对“我的城”的记忆描摹。书中对城市人文、民风民俗、饮食文化、社会生活、时代变迁等皆有所涉猎和研究，对保护青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标本化和传承的意义。这也正是《观澜集》入选青岛市市文艺精品项目的原因。

“我18岁以前生活在老四方区，老城区的民风民俗，最能体现青岛的地方特色。”王开生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住在铁路宿舍，“它介于城乡之间，它在城市里，但马路对面就是乡村，就是农村庄稼地，就是野坡儿。”他把这段儿时时光定格在《铁路宿舍》中，这些记忆连同他一岁半的妹妹也感到陌生。参加工作以后，王开生没有离开市南区，“我把它称为‘两湾流域’：汇泉湾和太平湾。”一直在青岛最时尚的前沿阵地工作，后来又从事了跟文化相关的活动，“我觉得，我应该把青岛最朴实的一面写出来，也应该把青岛最时尚的一面写出来。”

在《观澜集》开篇，王开生就把最熟悉的青岛，写出了一段青岛人极少知道的《交际处往事》。“青岛交际处从1949年成立到1977年结束，这段历史没有人写过，我四处查阅资料，把它写出来告诉大家。”另外，八大关、太平角没有人系统来总结一下它们究竟是怎么来的，王开生把两者的来龙去脉完整地写出来，“以前这个题目也很少有人触及。”不仅写八大关、太平角的历史过往，也写出当下发生的事情，辑入《观澜集》，“也算我没白白在这儿工作过。”

“他的工作地点就在太平角，他对那里的一山一水都有深厚的感情。他对青岛各地方言十分熟悉，并将其与当地的风俗和民间规矩结合，足见其文史功底和专注用心。”著名评论家王干为《观澜集》写“小引”，正是以《知性而灵性的书写者》为题，带着读者进入王开生的《观澜集》。



王开生 著 青岛出版社 2024年6月出版

本报拥有此文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

温润的目光，别样的回望

——读王开生新著《观澜集》

周蓬桦

王开生是一个美好得让人想想就感觉温暖的人，这当然体现在许多交往的细节中。

比如人们很少见到他脸上有不愉快或不耐烦的表情，而是保持一种持续的温和平静的表情设置。这与我的日常表情情形成巨大反差——我习惯皱眉头，被一些人误解为拒人以千里之外，或者对人对事缺乏耐心。但开生就能做到不让人误解，他把被人误解的原因归罪于个人。第二件事：去年冬天，我们一起吃饭，他突发感冒，嗓子疼到爆雷，我建议他回家好好休息。但那顿饭是他召集的，他一如既往地把每一个人都照顾得周到，布莱米夹菜敬酒一样不落。我坐在一旁，突然心里产生了奇怪的想法，觉得今天七八个健康人在接受一个患重感冒的人的照顾，内心泛上一种深深的负疚感。第三件事是，市南有一个琴岛作家书画院，这个书画院的办公地点就在开生经营下的莫奈花园，书画院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书画展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，但作为操持画展的主人王开生，愣是每次都会把自己的名字排到最后。在这个繁花似锦的时代，即便在餐桌上也要排个座次。别看这件事不大，但它却是文学圈里某些人的一块心病。开生在每一次合影的时候，偏偏要排在后排无人注意的地方。在外人看来，他好像有意在阐释一句名言：真正厉害的人，往往不按常规出牌。还有第四件事：今年三月份，山东省散文学会在青州办讲座，开生在群里问，能不能去听听？我说你已经写到这个程度了，不用听。但过了一会他说，我已经坐在去青州的高铁上了。这种不放弃学习的精神，属实令人感动。

综上所述，都是一些貌似不起眼的细节，但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一种品格，他能写不出精美的好散文来吗？

关于写作，我与开生也有过深入的交流——平时朋友们聚在一起，是很少谈文学的，文学不是谈出来的，是写出来的，悟出来的。大家都在写，开生的写作方式与众不同，是在手机上完成的，是用右手的一个指头、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。人到了这个年龄，其实什么也不缺少，我问他写作是为名还是为利呢？在二十来岁时可以这样认定，但现在都不是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中年的写作，用两个字可以概括：那就是“不甘”——是对生命和时光飞速流逝的不甘。是不想眼瞅着我们宝贵的人生就这么一天天枯萎，是不想用游戏和掼蛋来消磨哪怕一个钟头的时间。因此，我们要通过文学来记录生命，建立与世界的深层关系，留下声音和回响。要展示灵魂不断提升的状态，用一颗纯粹素朴热烈而有情怀的心去接近万物，进而与人世间众多麻木的灵魂完成切割和无声的告别。

我经常开玩笑说：开生是跑步走向文坛的。他一出手，就引起了散文界的注意。正所谓厚积薄发，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。当然，他的散文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领域进行挖掘开采，他的美食散文不但传达舌尖上的文化，还教人在任何时候都吃相优雅。美食散文的风靡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《南方周末》为主阵地，出现了一批文人美食家操刀，深受小资市民的欢迎。有人说美食文章好写，其实并非如此。因为美食文章在语言把控上有极高的要求，一不小心就会写得矫情。它确实需要一个人拥有闲散雅致的心情，是学养和品位达到了才能让人读着舒服。有一次，我们在一个地方吃饭，服务员端上托盘，里面是七八种酒让客人品尝，然后考问客人每一杯酒分别是什么品牌，我们一行二十几人，只有开生准确地把酒的品牌全部说对了。那么，眼下这本《观澜集》是写青岛往事的，或者说是写青岛文化底蕴的历史掌故，名人物语——他把自己作为一名青岛土著，并且把职业生涯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，用朴素优美的文字汇成一本书，就好比是把一个博物馆搬迁到了纸上，它甚至比看博物馆更细致和翔实。因为博物馆里的实物往往在眼前一晃，但书里却有翔实的记载和数据。我读了全书以后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，就是开生非常热爱他的家乡青岛，他用脚步丈量过太平角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处海滩和每一朵浪花，都是美好和诗意的，我想，飞在大海上空的海鸥也一定记住了他。有人说，一个人热爱故乡是不需要理由的，其实这话有失偏颇，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在成年后疏离了故乡。我们在大地上历尽沧桑之后，方觉得哪里有温暖、友谊和爱，以及包容力、前行的航标和赛道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，或者叫“第二故乡”。

进一步引申：有开生和开生这样的众多美好的人生活在青岛，多年之后，青岛就是我们物质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故乡。

周蓬桦，作家、散文家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，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。